# 南臺舊聞

# 南臺舊聞卷三

北平　黃叔璥　王圃輯

## 提綱三

御史中丞　治書侍御史　副都御史　僉都御史

### 史

秦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事林廣記

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爲御史中執法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及

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率即今之御史大夫任也周官小宰注即今御史中丞

哀帝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為中丞通典

武帝以中丞之官不甚周密置中書居中受事每詔下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於是中丞不得居中制事不過為掌治刑獄等官而已廣治平略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率後又屬少府後漢百官志

建武元年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書列傳

御史中丞遇尚書即駐車執板揖車過乃去 漢書典職

魏初改中丞爲宮正後復爲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爲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内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陳因梁制後魏爲御史中尉

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辨國之五禁亦

其任也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唐因隋亦曰大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　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相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齊中丞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輙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梁中丞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韝執青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緗衣執鞭仗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後魏御

史中尉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遜避其餘百僚下馬弛車止道旁有違緩者以赤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東魏徙鄴無復此制北齊武成以其子琅琊王儼兼為御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舊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兼四職武成觀之遣中使馳馬趨仗不得入自言奉勑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顛觀者傾京邑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事令行出道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通典

梁御史中丞銀印墨綬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劍

佩水蒼玉陳中丞銀章龜鈕青綬八寸首二梁冠　法

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縰為展筩鐵為

柱卷取其不曲撓也凡執法官皆服之隋禮儀志

梁天監二年御史中丞給方蓋軺形如小傘後魏熙平

元年左右僕射御史中丞各給哄士十二人同上

治書侍御史舊御史中丞也初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温

舒尚德緩刑之言季秋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令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始於此後漢亦二人選明

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魏

置持書執法掌奏劾而持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並置

晉置四人又置黄沙獄持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江南遂省黄沙持書侍御史太康中又省持書侍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舉劾齊梁並同皆統侍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自郎官轉持書者謂之南奔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後魏掌糾禁内朝會失時服章違錯饗宴會見悉所監之北齊亦有焉後周有司憲上士二人亦其任也隋又為持書侍御史掌中辦領悉以主之唐永徽初以國諱故改持書侍御史為御

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改為中丞三人亦時有內供奉（本一人聖歷中加一人尋省先天中復置）職副大夫通判臺事（開元二十一年置京畿都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為之　通典）

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為理匭使天寶九載改為獻納使至德元年復舊（唐百官志）

宋承唐制無大夫以中丞為臺長無正員以兩省給諫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慝肅清朝廷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除右諫議權熙寧初言者以為職等詒以本

官職兼權舊臺令兩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詣三省樞密院取索諸房文字檢校監察御史輪詣尚書六曹凡奉行稽遲付受差失咸得彈劾渡江後稍闕不舉紹興三年因御史主簿陳祖禮有言始復其舊文獻通考

宋天聖七年上因讀唐史見匭函達下民冤枉之事乃置匭函仍專命御史中丞爲理檢使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枉累經訴理不獲辨明或事干機密並許詣匭函投進內是急速文字畫時進入烏臺筆補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

疑之異時因問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之仁宗領之筆錄

遼金俱有御史中丞元御史臺外置行御史臺有御史中丞持書侍御史續文獻通考

治書侍御史乃是臺奏事官為制一臺事也烏臺筆補

洪武初有御史中丞十三年罷十七年設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左右各一人明會典

事蹟

于定國以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昌邑王即位行淫亂定

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霍光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由是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漢書列傳

元帝擢陳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素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下獄髡爲城旦同上

薛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谷永上疏稱見薛宣前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同上

趙孝顯宗素聞其行還侍中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讓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

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塋後漢書列傳

漢幽州刺史朱君碑君名龜石碎落不能詳其官閥其可考者嘗以御史中丞督捕益州蠻又為幽州刺史禦鮮卑爾靈帝光和二年卒隸釋

崔洪博陵人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

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
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晉書
熊遠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
色不茹柔不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同上
傅咸爲御史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簪帶
竦踊不寐坐以待旦於是貴游懾服臺閣風生
咸御史中丞箴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
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蹇蹇
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爰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
弗震邦國若否山甫是明專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

搆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庶僚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朋友無慚於色得罪天子内省有㥁是用作箴維以自敕同上

鄧隗為御史中丞劾奏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事雖被寢王氏深忌嫉之隗之彈奏不避强禦皆此類也晉中興書

王恬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明日桓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尚同上

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𡊮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吾其枉道曲媚乎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讌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梅陶自序

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嘆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　綱目

宋永初二年孔琳之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羨之使琳之弟璩之解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南史

庾敳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孔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同上

武帝以蔡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朝廷儀典多取定於中書令傅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同上

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遺書曰絳騶清路白簡光朝通典

劉瑀為人恃性使氣為御史中丞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廕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

不畏其筆端　南史

齊武帝即位沈冲轉御史中丞冲與兄澹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澹深並歷御史中丞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冲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所焚爇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　同上

江淹為御史中丞齊明帝曰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淹曰當官而行恐不足仰稱明旨於是彈中書令謝朏等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刺史劉悛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諸郡二千石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曰自

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同上

顏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録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順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同上

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謝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 同上

樂藹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幅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藹性 公彊居憲

臺甚稱職同上

陸杲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悻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眉贓汚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睦之時在御側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侍宴訴帝陸杲是臣親遇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同上

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同上

任昉爲御史中丞後進宗之時劉孝綽陸倕等及到溉到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倕贈昉詩任君本達識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同上

王準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其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除御史中丞爲百僚所仰自彪之至準之四世此職焉同上

宣城王長史張綰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緬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侍中爲之卿勿疑同上

張緬爲御史中丞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遣人

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同上

陸繕父任御史中丞紹泰元年除繕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陳文帝復拜御史中丞固辭不許乃權換廨宇徙以居之同上

徐陵天嘉六年除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獻假王威風抑塞詞訟陵奏彈之文帝見陵章服嚴肅若不可犯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朝廷肅然同上

褚玠遷御史中丞剛毅有膽決甚有直繩之稱同上

袁憲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典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閒為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同上

元志為洛陽令與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彪曰御史中尉辟承華車蓋駐論道劒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曰臣神州赤縣之主普天之下誰非編氓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北魏書

臨洮王舉哀兼尚書左僕射元順不肯送名又不送簿中尉舉彈之順奏曰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

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詔許之後元子思為御史中尉
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尚書郎裴獻伯移注云按
蔡氏漢儀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
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
漢書御史中丞為獨坐又按漢書崔琰傳曰既為中丞
百僚震恐則中丞不揖省郎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
亦非今日又按孝文帝職令朝會失時則御史彈之若
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常變紀請付法詔曰國異
政不可據以故事檢孝文帝舊格以聞尋從子思奏同上
李彪為孝文所寵性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

氣帝嘗呼為李生謂羣臣曰吾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同上

魏自正光以後在位多貪汚高歡啓以宋游道為御史中尉北齊王高澄請以崔暹為之以宋游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清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為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貪黷暹彈之削其官爵 綱目

崔暹為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蕤嵇華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魏

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惟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北史

高肇兼御史中尉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宣武嘉其剛梗同上

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于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宜加顯戮靈太后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　匡夜欲與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辛雄奏理

臣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譴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同上

高恭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外執直繩內參機密凡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諍盡言無所顧忌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　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字恭之　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

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
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
豈可私恨責之也同上
高祖武德初孫伏伽上言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
陛下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帝大悦擢
治書侍御史是時軍興賦重伏伽數請蠲損帝語裴寂
曰隋為無道上下蔽蒙朕虚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
孫伏伽可謂諍臣矣俯首嘿然豈朕所望哉唐書列傳
宋璟遷左臺御史中丞以頻論得失内不能容敕璟往
揚州推按奏曰臣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今

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敢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汚耳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勑臣恐非陛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詔令副李嶠使蜀璟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 大唐新語

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不懌姚璹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勑二張

詰謝璟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唐書

裴度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不為禮因搆寰送詔獄當大不恭度言寰無辜帝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但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乃釋寰同上

盧奕拜中丞自懷慎與及奕三世其官清節似之時儁其美同上

宋中丞劉温叟好古執禮一日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太祖方與黃門數人登樓温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

曰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傳呼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山堂肆考

仁宗五年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綱目

明道二年太后遺詔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御史中丞蔡齊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乎由是上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同上

至和二年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以為

御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修為翰林學士論者以為三得人也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愚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宋實錄

嘉祐中以包拯為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徐當議之歸田錄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令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

此同上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東軒筆錄

御史臺有閽吏隸臺中四十年以所執之梃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否則直范諷為中丞一日視其梃直問曰爾梃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

其成何俟喋喋之煩若宰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鄙之不自知其梃之直也范范大慚明日視之梃復横矣同上

杜衍爲御史中丞論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之歲則閉糴高價以圖厚利而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户口衆寡嚴賞罰課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争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乏錢願出官帑助之皆見裨益歷代名臣傳

孔道輔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

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宋史列傳

傳堯俞擢御史中丞奏言人各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同上

呂公著拜御史中丞入對帝語及西陲事公著曰惟當嚴修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也歷代名臣傳

呂誨拜御史中丞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樸野中藏狡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疏上出知鄧州同上

熙寧間王安石初拜參政呂誨將入對司馬光亦將侍講遇誨於路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誨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奈何論之誨曰王安石雖有

時名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置之政府天下必受其弊此乃腹心之患顧可緩耶未幾安石變法百姓騷然光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聞見錄

王安石用事老成多引去楊繪時爲御史中丞上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朝廷舊臣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六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皆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怒罷爲侍讀學士讀史節

司馬光晉御史中丞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歷代名臣傳

蘇轍擢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則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所恤者祖宗朝廷也疏入調停之說遂已同上

徽宗立豐稷除御史中丞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論章惇誤國惇黜又言宣仁佐哲宗退黜小人洎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又史官修神宗實錄輒以王安石

日錄亂之願擇史臣申飭成書又數言近習之非會曾

布由内侍進將拜相公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書布

遂相　宋名臣言行錄續集

宋孝宗以黃治為御史中丞治嘗奏曰因言固可以知

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無壅擇

言不厭其審審則無誤上深然之　萬世玉衡錄

馮璧權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璧上六事大

略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

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謂

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詔以東

方饑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奸贓伯嘉與令有連付令有司釋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金史列傳

御史中丞孟鑄奏彈紇石烈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累過不悛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之任上曰執中䴥人似有跋扈爾鑄對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意寤取閱奏章詔尚書省問之金史逆臣傳

至元二十三年陳天祥除治書侍御史六月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要束木

兇暴不法時桑哥竊國柄與岳束木姻黨為其爪牙羽翼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繫獄幾四百日元史列傳

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於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監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何榮祖主其謀奏為左右司都事以隸已未幾御史臺除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又出為山東按察使而阿合馬莫遂其志矣同上

至元二十五年董文用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祗遹王惲雷膺荊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

當時以為極選方是時桑哥當國恩寵方盛自近戚貴人見之皆屏息文用以舊臣任中丞獨不附之同上

至元二十六年立雲南行御史臺起程思廉為御史中丞始至蠻夷首長來賀詞若遜而意甚倨思廉奉宣上意綏懷遠人且明示禍福使無自外聞者慴服雲南舊有學校而禮教不興思廉力振起之始有從學問禮者同上

陳天祥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上章曰去歲行省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其地為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為利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

八番扂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倉皇退走以致大敗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發四省諸軍以圖收復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與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𢌞數千里軍勞民擾未見休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罪續下明詔示彼一方自有歸順之日疏奏不報歷代名臣傳

董士選拜御史中丞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征八百媳婦國士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

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辨不止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元史列傳

至元二十九年御史中丞崔彧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中書樞密宜早為詮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言之當者即議施行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納速剌丁滅里忻都王巨濟黨比桑哥銜命江南理筭積逋期限嚴急胥卒追逮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實桑

哥及其兎黨之為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同上

張珪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言劾大官之不法者不報并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同上

時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楊朶兒只言於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諫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

用珪言拜朶兒只爲侍御史同上

大德二年命不忽木行中丞事有因父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厲風俗爲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梱容臣受人玉帶微贓不敘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飭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人稱其平恕同上

朶爾直班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兒怯不花章甫上黜御史懿憐直班朶爾直班曰若此則臺綱安在乃再章劾奏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朶爾直班曰汝毋辭對曰臺綱隳矣臣安得獨留帝爲之出涕同上

郝天挺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為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既出臺臣皆以為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奬農務本勵學養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同上

李好文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摭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馬兒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

省以下至於郡縣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
者此豈正大之體乎卒御史力辨武等之枉並言奉使
不法者十餘事 同上

張養浩延祐初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
命登車就道遇餓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嶽祠
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
大雨如注禾黍自生四月未嘗居家止宿公署夜禱於
天晝出賑饑無少怠 在官法戒録

洪武元年章溢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
為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養人廉恥使避

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 明名臣記

靖難兵起僉都御史程本立出為江西副使未及行值北師渡江本立悲憤自縊死 明紀事本末

左僉都御史景清見文皇恒伏利劒於衣袵中朝畢出御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劒清植立嫚罵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直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後駕過索忽斷所械皮趨前數步為犯駕狀上大驚乃命燒之已而上晝寢夢清仗劒追繞御座覺曰清猶為厲耶命赤其族 同上

右副都御史練子寧縛至闕語不遜文皇大怒命斷其

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四字文皇益怒命磔之同上

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盡而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同上

右副都御史茅大方聞燕王起兵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勲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登極大方逮至責問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文生同日棄市同上

萬歷十一年秋邱橓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車就道既

入朝陳吏治積弊八事其言考績請託訪察舉劾提問資格佐貳餽遺諸弊痛切指陳不避忌諱梗强直好搏擊清節為時所稱 明史列傳

天啓二年吏部將用太僕卿鍾羽正為左副都御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院已久吾後入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而可以是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為副甫入署即言方從哲無謀無斷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為法受過沈潅結內援招權賄宜遄決其去會朱童蒙以講學擊鄒元標及從吾羽正言書院之設實為京師首善勸不當譏禁因自劾乞休 同上

馮從吾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梃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為難者即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朱童蒙遂疏詆之因引歸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同上

天啓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斥其違祖制而亂朝政親亂賊而讎忠義竊威權而擅殺逐恣誣陷而搖宮禁末云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柰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疏入忠賢懼甚其黨王體乾及

客氏力爲保持遂降旨切責自是忠賢日謀殺漣同上

左光斗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諸人咸居要地光斗與相得甄別流品正人咸賴之而忌者浸不能容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贓私已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詗知先假會推事削籍復搆汪文言獄逮至酷訊與漣同日爲獄卒所斃同上

崇正末命左副都御史方岳貢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故事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自岳貢始同上

甲申賊薄近郊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語兵部尚書張縉

彥檄天下兵勤王縉彥慢弗省邦曜太息而去城陷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臣子可偷生哉即解帶自縊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乃命家人市信石雜燒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同上

南北朝有書侍御史多以大將軍府參軍郎中為之與治書侍御史不同官制不載按南史云何思澄自廷尉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又北史陽固傳宣武末遷書侍御史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僚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傳於今豐屋生災著於

周易此蓋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默然
則中尉與書侍御史非同官明矣又高道悅徵兵
秦雍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
志等稽違奏舉其罪或謂書侍御史應作侍書御
史侍御史主文中散魏書無史字

南臺舊聞卷三

# 南臺舊聞卷四

北平　黃叔璥　玉圃輯

## 憲署 登聞鼓院附

成帝時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 前漢書

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 寺在大司馬門內無塾其門署用梓板不䕶色顏曰御史大夫寺 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

臺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 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闢取冬殺之義今東都臺門不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改司經局為桂坊置司直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象御史臺其側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以兵部尚書李圓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開北門非也 通典

御史臺御史廳前有兩株柏總章中李元同張仁禕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曰爰有貞柏徙植清臺麝條霜勁蠶葉風開始逢雀喜終見烏來 續通典

武后時改為肅政臺置左右二臺其左臺本御史臺也又別置右臺右臺地即今太僕寺是也本隋長秋監地

武后改爲司宮臺移於街北遂以其地置右臺太極初左臺大夫竇懷貞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以其地爲御史臺使院開元八年移太僕寺於此通典

唐會昌中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蓋廳內有古松也因話録

舒元輿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

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
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於禁扉至含元殿
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
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朝堂輒道以
監之雞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
及班於殿庭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
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為之使
以涖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閤門峩冠曳組者
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
出入爐烟起天子負斧扆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厲於

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
吾府之屬入殿内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
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
綜覈天下之法立内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
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發朝廷
之綱目與坐臺之判决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
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
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
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息憩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
於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為主人必坌而入

諠譁狼藉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為湯唾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耶太和三年御史知雜事瑯琊王君以寓直省院為歎乃議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為之豈直柏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事得聞於上上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合為三院由東為首其一為中丞其二為雜事其三為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為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總號為御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若百官之請事羣吏

之參謁入吾門抵伺於屏者見吾軒堂堦闥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爲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爲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於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

張良器烏臺賦士有利於鴻漸者覩乎憲臺降太波邇蓬萊風威四聳霜氣傍摧地疏曹而獨秀居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才門淩晨而豸出樹夕陽而烏來嚴城岑寂靈臺蹇產直狀臨而愈明僞迹投而遯劃故座有彝法門無濫枚理縱擾而庭幽事雖

煩而人簡及夫貪吏無厭豪宗不戒酷奮黠俗洪威桎梏是司也故以矜遠聲哇長喟奉絲綸以遐察騰鄒車而遥屆則跋扈顏沮强梁志憊望驄馬而跼蹐仰繡衣而下拜是知上能贊聖下足安凡顧眄而朝班已肅推彈而邦度增嚴究厥能請循其始官則秦置臺則漢起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忠雅標懿桓陳以剛直著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張紀虞詡之人方側目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玉秀珠明鷹瞬鶚視既幹時而助化亦圖國而遠恥莫不才挾主以成功主因才而共理唐纘玉葉盡臣惟哲法

省龐劉臺兼員薛昂凉階宇峇迅霜雪耿獨坐而情雄邈羣司而位絶豈徒以聳動僚寀逡巡朝列倘吾道之將行庶從茲而振節

石林葉氏曰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則稱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葢失之矣而侍御史役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則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從其所沿襲而已

宋仍唐制有三院中興前又有三京留司御史臺管勾臺事各一人文獻通考

石林葉氏曰兩京留臺皆有公宇榜曰御史臺舊爲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爲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卽爲移文詰之堯佐皇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温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爲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宮觀後重臣不復爲率用常調庶官比宮觀給使請

俸差優耳朝廷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奔走府廷殆

與屬吏無異矣

曾肇重修御史臺記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

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義好惡無私賞罰不僭而綱

紀是張宮室勿營池籞茍完而府寺是崇故能垂精

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路耳目

之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

著在文字刻之金石垂休無窮雖然臣嘗聞之責人

非難責已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

官有司失其職天下有敗法壞紀服讒蒐慝者御史

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愧苟異於是得無餒於中哉故不自揆輙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蘇軾御史臺榆槐竹柏四首我行汴隄上厭見榆陰緑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

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墻曲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風至飛英覆空屋　榆　憶我初來時草木向衰歇高槐雖經秋晚蟬猶抱葉淹留未云幾離離見疎莢棲鴉寒不去哀叫饑啄雪破巢帶空枝疎影挂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絕　槐　今日南風來吹亂庭前竹低昂中音會甲刃紛相觸蕭然風雪意可折不可辱風霽亦已回猗猗散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風荒籬菊此君知健否歸掃南軒綠　竹　故園多珍木翠柏如蒲葦幽因無與樂百日看不已時來拾流肪未忍踐落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我齒仰視蒼蒼幹所

閱固多矣應見李將軍滕落温御史栢
陳賈御史臺廳壁記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
官邪元豐紹聖著於甲令其用峻故其選精一時列
職其間悉由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國是耳目所
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詔除公正之士以革締交合
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元豐手詔於臺院蓋欲遵
用忠純體國之人以成篤厚之政先後丁寧昭若日
月龍蛇飛動琬琰先輝聖意相傳家法不改實我宋
維持紀綱之盛事凡職於此者宜有考焉
登聞鼓院宋朝鼓在宣德門南街之西廊院在外門西

之北廊舊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改今名凡文武臣僚閤門無例通進文字者諸色人進狀並先經登聞鼓院除告軍機密事及論訴在京臣僚即依例實封如進入後審狀有異同虛妄及夾帶他事並科違制之罪　淳化三年置理檢使院在宣德門外西北廊鼓院之西令登聞鼓司進狀人有稱究濫沉屈者即引送理檢院審問未經鼓院進狀檢校不得收接未經檢院不得接駕進狀進者依法科罪　烏臺筆補

登聞檢院唐置匭宋初太平興國九年改匭爲檢東延恩曰崇仁南招諫曰思諫西申冤曰申明北通元曰招

賢改匭院曰登聞院院在宣德門東廊之北景德四年五月改為登聞檢院勅如急速文字晝時進入常程文字一例每五日一次於檢院內通進同上

遼南面有御史臺金御史臺登聞鼓院隸焉元立憲臺續文獻通考

鼓院在掖門東檢院在掖門之西無故入御史臺杖六十撾鼓者先杖八十烏臺筆補

王惲狀竊見一等狂妄小民若無冤抑如婚姻田宅户門等事往往輙便接駕唐突聖主愛民心切必奉勅旨令有司理問則是萬乘帝王之尊下行有司之

事合無建立登聞檢鼓院如有指陳軍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寃抑累經訴理未獲辨明或事干機密者許令投進以聞使天下寃抑之情得以上達而朝廷尊嚴之勢狂妄小民亦不能咫尺輕近矣同上

明初制一循元舊洪武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建文初改爲御史府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都曰南京都察院略如六部矣續文獻通考

登聞鼓院在西長安門小廳三間東向傍一小樓懸鼓俾寃民擊之每日科道官各一員錦衣衛官一員輪司

其事民有冤抑有司不為申理具狀通政司又不為轉
奏寀實列其狀以聞　恭明夢餘錄
方孝孺御史府記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
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分遣使者
問海内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
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
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
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
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
厎治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察院舊署

在太平門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

賜宴於新治勑令臣某記其事臣惟御史之官始於

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輕重雖累變不常然得其

人則綱紀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

錯謬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往者法吏持刑深

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更改而未暇今

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

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

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國之蠹為民之病者

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攝於勢而屈所當

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政使黎民醇厚如三代盛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為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為詭行憸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之後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南臺舊聞卷四